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補紅樓夢
第二十八回 卜世仁與倪二醉打 賈郎中向裘良說情

說話寶釵一日與李紈說起，「秋水這丫頭聰明伶俐，才貌雙全，要是給他出去配人，便不是個小子，也沒什麼上等人家，那就把這孩子白糟蹋了，豈不可惜呢？不如就給蘭哥兒收了做小。」況且，小蘭大奶奶也疼愛他，蘭哥兒年紀又不大，我們大家都抬舉他，這可比給在外頭的強多了呢。」李紈道：「我也是這麼說呢，但不知道我媳婦他願意不願意呢？」寶釵道：「他有什麼不願意呢？我早就探過他的口氣了。」李紈道：「咱們這會子就回了太太，請太太的示去。」於是，上去回了王夫人，王夫人道：「這孩子我頭裡瞧見很好，早就該這麼著了。這會子也要過年了，且等過了年，正月裡再吩咐他們罷。」

於是，榮府忙忙的備辦過年。賈政、賈蘭自封印後，每日便不上衙門去了。到了除夕，內外燈燭輝煌，十分熱鬧。匆匆已過新年，到了正月十五日上元佳節。大家都在上房裡的時候，王夫人便吩咐了秋水之事。秋芳答應了，便叫了秋水過來，先給王夫人磕了頭，然後挨次給大家都磕了頭。秋芳便在自己臥房旁邊，教人收拾了一間屋子，給秋水住，晚夕賈蘭便在他屋裡歇了。

賈蘭自收秋水為妾之後，過了兩月便升了刑部郎中。時值會試發榜，李嬌娘子未中，賈藍中了第一百九十名進士，兩處俱有人賀喜，甚是熱鬧。東府裡胡氏生了一子取名福哥，平兒生了一女取名月英，李綺也生了一女取名素雲，暫且按下不題。

卻說賈芸的母舅卜世仁開著個生藥鋪兒，也還趁錢，手頭充裕。女兒銀姐已經出了嫁了。一日，卜世仁同著相好的朋友到酒肆中去喝酒，散了的時分，已是一更多天了。卜世仁已喝醉了回家去，路上又沒了燈籠，不提防一頭早碰在一個人身上去。那人就罵起來道：「瞎了眼的王八崽子，我糙你家祖宗，你亂碰你娘的什麼？」這卜世仁已醉了，聽見了也就罵道：「狗婦養的，怎麼開口就罵人啊！」那人喝道：「咱罵了你，便怎麼樣？你還不快給我滾開麼，我就打你這王八崽子，教你才認得我這醉金剛倪二呢！」卜世仁便上來抓倪二道：「你是什麼王八蛋的金剛，你嚇誰呢？」倪二大怒，便左手來揪著了卜世仁右手，一拳早打在卜世仁肩膀上。這卜世仁兩手揪住倪二，便一頭撞去。這倪二也醉了，不防卜世仁一頭撞去，早打了個坐跌，手還揪住卜世仁不放，兩個人便在地下亂滾，嘴裡亂罵。

恰值五城兵馬司裘良打這裡經過，看見了便問：「是什麼人？」衙役把燈籠照著，喝道：「你們是什麼人，還不丟手麼？老爺在這裡問呢！」這兩個人都醉了，兩下揪住不放，嘴裡亂罵，都道：「老爺，嚇誰啊！誰要老爺仗腰子麼！」這衙役回道：「兩個人都喝醉了，吆喝著都不聽呢。」裘良喝著叫打，打著問他，看酒醒不醒，拴了帶到衙門裡去，明兒再問。衙役答應，上去把兩個人著力的抽了幾鞭子，方才放手，當下拿鏈子拴了，帶著到兵馬司衙門裡去了。

原來這裡是榮府後廊的路口，倪二就在這裡左右居住。家裡隨即知道了，倪二妻子趕忙出來，已經帶到衙門裡去了，不知是和誰打架呢？有認得的人道：「是開生藥鋪的卜世仁，就是這後廊上賈芸二爺的母舅。因走路不防兩下裡碰了頭，兩個人都醉了，就打起來了。」倪二妻子回到家中，同他女孩商量道：「上回闖了賈大人的道子，拴到衙門裡去，是求了榮府裡的周瑞轉央了人去說，才放出來的。這會子周瑞已經攆掉了兩年了，又尋什麼人去呢？」他女孩道：「上回原是托賈芸二爺去的，那會子賈芸二爺不很到榮府裡去，才教我們去尋周瑞的。」

這會子賈芸二爺不像頭裡了，上年娶了親，還是榮府裡給的上等的丫頭呢。況且，時常到府裡去辦事，本家的兄弟賈藍大爺又新中了進士，榮府裡都升了大官，還是托他去的好。」倪二妻子道：「我想起來了，頭裡賈芸二爺向他舅舅，就是這卜世仁家，要在他藥鋪裡賒些香料，他舅舅分文不賒，連飯都不留他吃。他氣了回來遇見你爹，告訴了他，你爹就借了十幾兩銀子給他。他買了香料，打了榮府的門子，辦了一趟差事，賺了好些銀子，還了你爹，你爹連利錢都沒要他的。這會子恰就是和他這舅舅打架，鬧出事來，想來他聽見了是要出力幫忙的。」

這會子不知道他家關了門沒有？你在家裡坐著，我且出去看看他家去，要沒睡，我就進去和他說說看呢。」

於是，倪二妻子走出門來，隔兩三家就是賈芸家了。看時，大門還沒關呢，隨即進去敲門，裡面小丫頭出來開門，認得是倪二妻。那小丫頭道：「原來是倪二奶奶，這早晚還沒睡麼？」

「倪二妻道：「你二爺在家沒有？」那小丫頭道：「二爺才剛兒回來的。」倪二妻道：「我來和二爺說句話兒的。」那小丫頭道：「奶奶請裡頭坐罷。」倪二妻便走進裡邊來，賈芸的母親五奶奶已經睡了。小紅聽見趕忙出來接著讓坐，叫小丫頭倒上茶來，賈芸也出來見了。

倪二妻道：「我有件事情，特來央煩二爺的。」賈芸道：

「什麼事情這麼要緊？」倪二妻道：「我們家裡的，平空的才剛兒鬧出個亂兒來了。」賈芸道：「倪二爺又鬧出什麼亂兒來了？總是喝醉了的原故，那酒要勸他少喝才好。」倪二妻便把方才的事，細細說了一遍，因道：「這和他打架的，就是二爺的舅舅。頭裡二爺短了向他措挪，他一點兒不顧外甥，倒還是我們家裡的借了幾兩銀子給二爺使了的。今兒總望二爺念頭裡的情，給我們撕羅撕羅。把我們家裡的放出來，不教吃苦，一總來謝二爺就是了。」賈芸道：「這事不打緊，請放心就是了。」

上回倪二爺是得罪了賈大人，那事不同。那會子我不大到府裡去，府裡二老爺又從不給人家說情，他一點兒閒事都不管。我所以就辦不來，那時我心裡急的什麼似的呢！這會子兵馬司衙門又不大，打架的事情又輕。我們府裡小蘭大爺是我的堂弟，他現今升了刑部郎中，我明兒和他說了，教他寫封書子到兵馬司衙門裡去，包管就放出來了。況且，那兵馬司裘良，我們都認得，和他喝過酒的。這事稀鬆，只管放心，請回去罷。」倪二妻道：「等我們家裡的出來了，教他到府上來磕頭道謝。」

賈芸道：「什麼話呢，我們好鄰居人家，這點兒事，什麼要緊？」賈芸、小紅送出倪二妻，便關了大門進來，回到房裡。

賈芸道：「我頭裡向我舅舅那裡去要賒些香料，他一點兒不肯，連飯都不留我吃。他叫卜世仁，真真不是個人了。我氣了回來碰見倪二，告訴了他原故，他倒借了二十兩銀子給我，我就買了香料，送了璉二奶奶，他就派了我種樹的差。我天天帶了人，在園子裡頭看著種樹，那會子我們兩個才認得的。你還在寶二叔房裡呢！」小紅道：「你明兒和小蘭大爺說了，寫了書子到兵馬司去，放了倪二出來，你舅舅呢？」賈芸道：「兩個人打架，不能放了一個，那一個又發落的道理。要放，兩個就都放了。只是便益了我舅舅了，要打他一槽板子，才出我的氣呢！」小紅道：「只恐怕明兒舅母還要來央你去說情呢！」賈芸拍手道：「這話倒不錯呢，我想他們任什麼衙門裡都沒有熟人，這會子也不知道他怎麼急的哭呢！他明兒要來了，我不會他，且等他急一急著。我明兒一早就到府裡去，遲了他們就要上衙門去，那就會不著了。倘若舅母來時，你橫豎看光景，拿話答應他就是了。」於是，二人上牀歸寢。

到了次日，賈芸一早起來，把倪二打架的事情，告訴了他母親一遍，他母親五奶奶道：「好歹到底是你的舅舅呢，比不得外人，還要看顧他些才是道理。」賈芸道：「我這會子到府裡去說了，少不得兩個人一起都放了出來的。但只是舅母要來了，把話推開，不管他閒事。且著實的急他一急，也不為過。」

你老人家只推我不在家就是了。我已經照應了媳婦拿話登答他了。」說著，便出門到榮府去了。

再說卜世仁的妻子，在家等到二更天，不見卜世仁回來，叫丫頭拿了燈，到門口去探望。這丫頭站在門口望了半天，還不見回來，只見斜對門住的一個人回來了，看見丫頭站在門口，因說道：「你家卜大爺鬧出事來了，都拴到兵馬司衙門裡去了。」

你還等什麼呢？」這丫頭聽見，連忙進去告訴卜世仁妻。卜世仁妻嚇了一跳，忙叫丫頭去請過這人來細問。

原來這斜對門住的這人，姓管行四，在大街上開個雜貨鋪兒，才剛從鋪子裡回到家中，聽見對門丫頭來請，只得過來。

卜世仁妻見了，忙道：「管四爺請坐。」教丫頭倒茶，便問道：

「管四爺可看見了我們卜大爺沒有？」管四道：「我沒看見，我回來的時候，路上遇見一個朋友，他告訴我，才知道的。卜大爺今兒喝醉了，路上又沒有燈籠，碰了一個人，這人叫什麼醉金剛，是個潑皮，也喝醉了，兩下罵著就打起來了。遇著五城兵馬司走那裡過，又不知迴避，兵馬司老爺喝叫拴了，都帶到衙門裡去了。」

卜世仁妻一聽見了，就嚇得哭起來了，說道：「我一個女人家，教我怎麼樣呢？家裡又沒有人的苦，這不是把人活坑死了麼？」管四道：「這不是白急的事，須要想方設法央人到兵馬司去說情，那就放出來了，也不得吃苦。」卜世仁妻道：「這會子，我到那裡央人去呢，又知道什麼人可央呢？便是破著花兩個錢，沒有這個人的也難，真真的要把人急死了呢？」管四道：「我倒替你想出個主意來了，你現放著門路，有什麼難處呢？你們府上的外甥，可不是榮府裡的本家麼？」卜世仁妻道：「我們外甥賈芸，雖是榮府裡的本家，只怕也不能夠到兵馬司去罷。」管四道：「我聽見你們外甥賈芸二爺，天天在榮府裡辦事，這會子很紅。況且，榮府裡現在做太僕寺少堂，又是刑部郎中。只消去央你外甥，教他到榮府裡要封書子到兵馬司去，猶如吹灰之力，還怕不放出來麼？」卜世仁妻道：「這會子，已經遲了，只好明兒去罷。」管四道：「明兒須要一個黑早就去。這會子也不用著急，夜也深了，我去了。」卜世仁妻道：「等我們卜大爺出來了，到府上來叩謝罷。」說著，送出管四，便關門進來睡了。到牀上，一夜不曾合眼。

到了次日，天才半明就起來叫丫頭出去僱了車，梳洗已畢，留下丫頭看家，便上了車到榮府後廊上來。不一時，早到了賈芸門口，下了車進來敲門。裡頭丫頭聽見，出來開門，看見卜世仁妻，便忙跑進去說道：「舅太太來了。」五奶奶便同小紅迎了出來，請到裡面坐下，丫頭倒上茶來。五奶奶道：「舅母，今兒怎麼這麼早啊！」卜世仁妻道：「我天沒亮就起來了，外甥在家沒有？」五奶奶道：「他今兒一早就出去了。」小紅道：

「今兒是榮府裡頭有事，他一早就到那裡去了。舅母問他做什麼呢？」

卜世仁妻道：「姑媽，你兄弟昨兒鬧出個亂兒來了。我今兒特來尋外甥，給我出個主意的。」五奶奶道：「我兄弟他不是個多事的人兒，怎麼得鬧出事來呢？」卜世仁妻道：「我昨兒晚上，在家裡等到二更多天，也不見他回來。我叫丫頭到門口探望著，幸虧對門的鄰居知道了，來說你兄弟喝醉了，路上又沒有燈籠，黑地裡錯碰了一個人，這人也是喝醉了，兩下罵著就打起來了。遇著五城兵馬司的老爺，吆喝著都不放手，老爺叫拴了，都帶到衙門裡去了。姑媽，我一聽見就把我嚇死了。」

可憐我急的一夜沒得睡，思來想去，也沒有什麼人管我閒事。

今兒天沒亮就起來，叫了車到姑媽這裡來，好歹央外甥給我料理開了才好呢！」

小紅道：「舅舅這件事，你外甥便在家裡也只怕是辦不來的。先不先榮府裡二老爺，從來是一點兒閒事不肯多的，通不許給人家在衙門裡說情。舅母，你老人家莫怪，我說竟是另打主意的好呢！況且，你外甥不知道多早晚才得回來。舅母，且請回去，等你外甥晚上回來了，我就把舅母的話向他說了。他要是辦得來，便不消說，倘若辦不來，他明兒早上少不得來給舅母的回覆。」卜世仁妻道：「我的奶奶，那裡等得到明兒，那還好嗎？」小紅道：「便是發落了，也不過打幾個板子罷了。」

難道還有什麼罪名不成麼？」

卜世仁妻道：「阿呀，你舅舅要是打了板子，拿什麼臉去見人呢？」說著，便哭起來了，又道：「姑媽，怎麼叫個人去找找外甥去也好。」五奶奶向小紅道：「叫丫頭到府裡去問聲看罷。」小紅便叫丫頭從後門進去，「到璉二奶奶那裡，叫人到外邊去找著了二爺，說舅太太在這裡有要緊的話對他說呢，叫他就來」。那丫頭答應著去了，不一時回來說：「二爺知道了，說就來呢。」

這卜世仁妻便坐著呆等，於是左等也不見來，右等也不見來，已是巳牌時分了，心里正在焦燥，只見賈芸回來了，見了卜世仁妻，便道：「舅母有什麼話，這麼要緊？」卜世仁妻便把這事，又告訴了他一番。賈芸道：「這也是舅舅自己不好，這會子外甥言不出眾，貌不驚人，那裡能夠管這個閒事。況且，榮府裡我本家的爺爺二老爺，是一點兒外事不許人管的，要是向他說了這話，先挨一頓好罵呢！」因向小紅道：「你是知道的，怎麼不早和舅母說呢？該請舅母早些回去啊，你都不知道今兒我們家裡沒有早飯米麼？難道留著舅母挨餓不成麼？」小紅道：「我早就告訴過舅母說，你這件事是辦不來的。今兒家裡沒早飯米，我怎麼不知道呢，我才剛兒是問丫頭借了三十來個錢，打量買兩斤麵來下下，給舅母吃呢。」

卜世仁妻聽見了這一番話，知道明明的是提他舊事，因不覺大哭起來，道：「那都是頭裡舅舅的不是了，你這會子還提他做什麼呢？舅舅便是個該死的人，也要看你娘的面子，到底是你娘的兄弟，怎麼眼睜睜的見死不救呢？」五奶奶道：「你舅母都急的這麼樣了，你怎麼給他料理料理罷。」賈芸道：「可知道和我舅舅打架的這個人，叫什麼名字呢？」卜世仁妻道：

「聽見叫什麼醉天王罷。」賈芸笑道：「那裡又是什麼醉天王了，這人叫醉金剛倪二，他就在我們隔壁第四家住。頭裡我到舅舅家去要除些香料，舅舅不但不肯除給我，反倒說了我一頓，不是連飯都不肯留我吃。我實在是氣不過，就賭氣走了，回來路上出了神，也是就碰了這倪二，他恰得要罵，因看見是我，就問我為什麼走路出神呢？我就告訴了他原故，他說要不是你舅舅，我便要罵他一頓呢。既然你短錢使，我這裡有二十兩銀子，你拿去使罷。我後來還他這銀子的時候，他連利錢都不肯要我的。我自己的舅舅，一個錢兒的東西都不肯除，倒是外人倒這麼慷慨，你教人怎麼不寒心呢？」卜世仁妻哭道：「原知道那是你舅舅的不是了，古人還說得好：『不念舊惡』呢，好歹看你娘的面上，救救你舅舅罷。」

賈芸道：「我告訴舅母實話罷，我昨兒晚上就知道了，倪二的妻子彼時就來和我說了。我就說，什麼要緊的事，你放心請回罷，交給我就是了。我要是恨舅舅的，就單把倪二弄出來，不管我舅舅的事了。舅舅雖然不拿我當外甥待，我心裡便十分的怪他，到底看我母親的面上，還要看顧舅舅呢。我今兒一早到榮府裡，會了我本家的堂弟小蘭大爺，他現做刑部的郎中，央了他寫了封書子，教人送到兵馬司衙門裡去，隨即把兩個人都放了出來了。這會子，只怕舅舅已經到了家裡了。舅母，你老人家快些請回去罷。我也不留舅母吃飯了，我不是不肯留舅母吃飯，等明兒開了再來請舅母來吃飯罷。」卜世仁妻方才揩了眼淚，告辭出去，大家送出大門，看著上車去了。

原來賈芸一早會了賈蘭，告訴了原故。賈蘭便寫了一封書，教林之孝齎了到兵馬司衙門裡去。裘良看了書子，便當著林之孝叫帶過卜世仁、倪二來申飭了一番，說以後不許多事，便都釋放了出來。倪二回家，他妻子告訴了他原故，便忙到賈芸家來謝了。那卜世仁回到家中，他妻子還在賈芸家未回，才知道是他外甥的力。及至卜世仁妻子回來了，告訴了他這一番說話，卜世仁也覺自愧，只得也到外甥家來謝了一番。賈芸回不在家，小紅也不出來。卜世仁便和他姐姐說了一會昨兒的事，臨去時說：「外甥回來的時候，給我說來給他道謝的罷。」卜世仁去了，賈芸出來笑道：「今兒才認得外甥了。」要知後文更有何事，且看下回便知明白。